



广州艺术博物院 主编 梁凤莲◎著

PAINTING LIFE THE BIOGRAPHY OF ZHAO SHAO ANG

墨彩人生

赵少昂传



 海风出版社
HAIFENG PUBLISHING HOUSE



广州艺术博物院 主编 梁凤莲◎著

PAINTING LIFE THE BIOGRAPHY OF ZHAO SHAO ANG

墨彩人生

赵少昂传



海风出版社
HAFENG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彩人生：赵少昂传/梁凤莲著. —福州：海风出版社，
2005.8

ISBN 978-7-80597-539-9

I. 墨… II. 梁… III. 赵少昂—传记 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4528 号

墨彩人生：赵少昂传

广州艺术博物院 主编

梁凤莲 著

出版发行：海风出版社

(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：350001)

出 版 人：焦红辉

印 刷：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234 千字

印 数：3000 册

版 次：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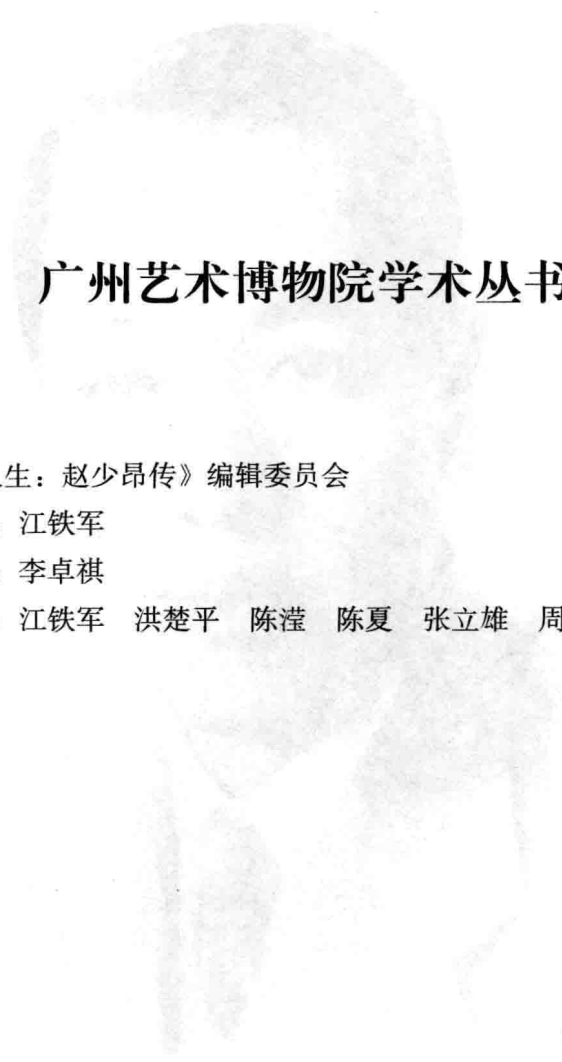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：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597-539-9

定 价：33.80 元



赵少昂 (1905~1998)



广州艺术博物院学术丛书

《墨彩人生：赵少昂传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江铁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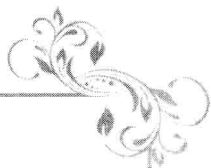
主 任：李卓祺

副主任：江铁军 洪楚平 陈滢 陈夏 张立雄 周悦



目 录

第一章	生于乙巳中和节	(1)
第二章	少昂自以为可	(30)
第三章	扬州梦觉已多时	(59)
第四章	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	(84)
第五章	我之为我 自有我在	(111)
第六章	足迹英美法意瑞德日印菲诸国	(154)
第七章	高蹈独往萧然自得	(183)
第八章	美意延年	(218)
附录一:	赵少昂艺术年表	(236)
附录二:	岭南画派与中国的 20 世纪上半叶美术	(248)
后 记		(264)



第一章 生于乙巳中和节

墨彩人生——赵少昂传

2001年的7月16日，广州艺术博物院，一座带有中国古典风格的现代建筑内，一段历史的拓片，被复制到“赵少昂艺术馆”内，西关传统的彩色玻璃窗、木格的门扇、杉木的画台和太师椅，案上摆着笔洗、砚台、纸墨和调色盘，一切陈设都在讲述着一个画家的故事。

人来人往中，所有关切的目光，聚焦在那块匾额上，“梦萱堂”三个大字是当年徐悲鸿的手书，曾经，悬挂在和平西路湛露直街24号岭南艺苑的旧址内。

梦萱堂的初愿是一位大师为了怀念而留下的印记，今天，我们的复制，依旧是为了怀念，为了记忆的固化，为了无法忘却。

赵少昂，一代国画巨匠、第二代岭南画派大师，早年创作和教学的“梦萱堂”，被移植到他自己的艺术馆内，和他的作品，永远地结合在一起……

晃动的人群，在时间的长河里聚来又散去，顺着赵少昂大师的主线，人们把没有停息的缅怀和景仰，一次又一次地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刻印在历史的记忆中……2001年的10月24日到2002年的3月15日，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赵少昂艺术馆里，“赵少昂写生及绘画”展览正在举行。

2005年的3月，赵少昂百年诞辰画展，又在广州艺博院拉开

帷幕。

.....

该是把历史的镜头闪回到过去，去追溯由来的时候，让我们的思绪漂移到—个时空的坐标点上，去漫想当年的情景吧。

这是一个可以用水墨和泼彩来描绘的季节；

这是一个诗情和画意融合的场境；

风，从铺着麻石的街巷中，柔和地吹过来，摇动着枝条疏落的树木；雨，如酥如酒，让粗陋的条麻石倒映着日色天光，状如造化泼洒在大地上的水墨，季节轮转的神来之笔下，柳影横斜、梨花烂漫，正是一个醉人的春天，一个孕育生机和奇迹的时节。

这是3月的广州，杏花桃花开了又谢的广州，在番禺沙园里安静祥和的祖屋中，赵家屋后的竹林，沙沙作响，春天的风雨把竹影如画一般投映在墙上，黑色竹子的剪影，投映在白色的墙壁上，就像是一幅国画的墨竹图。

今天，珠江横贯广州，穿城而过，迤邐远去。而在过去，珠江以南，就是广州人俗称的河南，虽然说起来它就是广州的郊外，但，不要小看这个城外的河南，却是岭南画派的发源地。

离赵家居住的沙园里不远的隔山乡，是岭南画派鼻祖居廉（1828—1904年）设帐授徒的所在，这个当时广东有名的花鸟画家，在张敬修所筑东莞可园作画多年后，晚年在广州河南的隔山乡辟十香园开嘯月馆，桃李满天下，据说民初广东的美术教员中，绝大多数为居廉弟子。

在19世纪末，广州盛行两派画风，一派是任伯年、朱梦庐、钱慧安、吴石仙等的海派；一派就是居廉、何丹山、伍德彝等人的河南派。

清光绪十八年，也就是1892年，高剑父由族兄高祉元介绍，到隔山乡拜居廉为师。可以想见，那时珠江以南是一个有着机缘的地



方，在不动声色的地杰人灵中，有幸孕育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国画大师，从此和岭南画派有了牵扯不断的渊源。

公历1905年3月6日，农历乙巳年的二月初一。

一个婴孩的啼哭，朗朗地打破了寂静。

“钻好。”父亲叫着母亲的名字，把初生的婴儿捧到她的面前，“你看，仔仔大眼睛、翘鼻梁，多么可爱啊。”

这个婴孩的降生，给赵家带来了新的快乐，没有人可以预知，这个在广州的街巷中奔来跑去的男孩，未来就是岭南画派的大师——赵少昂。

小少昂诞生在一个平常而又幸福的家庭，父亲赵克端，和蔼可亲，对于子女疼爱有加，母亲陈钻好，和父亲恩爱相依，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，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子女，加上一个养女，共有四个子女，少昂排行第三，后来，就有很多人叫他三哥。

生命带来的是感动，这些感动凝聚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是天赋，是上苍的恩赐，小少昂在上私塾之前，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感动所具有的禀赋，所表现出来的灵慧与知性，已经让他自己和周围的人，发现了他身上的才能。

“亚蒙（méng）！”父亲赵克端在四周寻找着自己的小儿子，却发现这个小家伙一个人躲在书房里，把玩着手中的毛笔。

小名叫作亚蒙（méng）的孩子，就是未来的赵少昂。在亚蒙（méng）的哥哥和姐姐都在家门外奔跑撒欢野玩尽兴的时候，小家伙却对手中的画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他抓起笔来，内心的感觉似乎与他小小的年龄极不相称，像是有什么在心中咯噔了一下，那样一种如有神助的灵动，刹那间，一个崭新的天地在他眼前敞开，在这个墨分五彩的世界里，在这个情感和灵性可以自由驱遣的世界里，小亚蒙（méng）感受到了绘画对他的呼唤，天生的吸引，让他幼小的心灵，忘却了外面的世界，线条在他稚嫩的笔下，流淌出来。摆弄笔墨，让他的童心充盈着莫大的快乐。

日子，在这样一个和睦安宁的家庭中，一天一天地流淌着，飘在日子上面的，是欢笑和喜悦。父亲留给孩子们的记忆是短暂的，但，却是快乐的，疼爱孩子的赵克端，经常把小亚蒙（méng）放在自己的背上，让孩子骑着他，带他到街上去赌柑标。这些童年时光带着父爱的欢乐，深深地刻印在了小亚蒙（méng）的心中，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经久难忘。

1909年的广州，南方在酝酿着革命的风暴，风云的巨变，并没有打破寻常家居的节奏，小亚蒙（méng）的哥哥姐姐们，一个个走进了私塾的大门，父亲和母亲商量着，7岁的亚蒙（méng）也到了进学堂的时候，该读书了。

旧时的广州，没有专门的学校，私塾一般都设在祠堂里，亚蒙（méng）出门走不多远，在十二甫街，灰砖青瓦的一座祠堂，跨进大门，就是他要上学的私塾了。东西两边是厢房，作为老师的卧室，而一进的大厅，就是孩子们读书的教室了。

小亚蒙（méng）的启蒙教师叫张国康，而小亚蒙（méng）的学费是3元一年，3元，在当时，不是一个小的数目，在父亲赵克端去世后，母亲为了养活子女，为人帮工的收入，也就是每个月4元。

赵少昂对于母亲的情感是异常深厚的。走入他的寓所，无论是在广州，还是在香港，在客厅最显著的地方，永远是一块黄底白字的木雕横额，徐悲鸿题字的“梦萱堂：少昂念母，以颜其居，卅四年初冬，悲鸿题”。一下子就会映入人的眼帘。

抗战之前，横额下是李金发雕塑的慈母的铜像，可惜毁于战火，后来悬挂在横额下方的是李云造的浮雕铜像，像下是陈荆鸿书写的汪精卫题赞：母氏劬劳，举世所叹，以母兼父，其事尤艰，孤寡相依，满目忧患，恃此十指，以御饥寒，儿幼而才，雅慕书翰，资以膏火，遂其研探，儿学既成，母力已殚，力则已殚，心则已安，至乐在心，微笑在颜，亭亭雅静，穆穆幽闲，我传此神，垂之不刊。



情感的红丝线，善良的红丝线，从小就缠绕在赵少昂敏慧多思的心灵里，牵引着他明达大千世界、悟透笔墨人生。

天才，来自上天的恩赐；禀赋，源于上苍的某种造化，大概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有的人就在某个方面特别地具有才华，具有特别敏锐的感悟力和想象力。

诗书礼乐、四书五经，中国少年的传统教育就是从背诵开始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幼童清朗的书声，回荡在小亚蒙（méng）的耳边，他开始正式接触到文化的魅力了。这一年，小亚蒙（méng）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名——锦垣，字叔仪，不过很多时候他只用“垣”作为自己的名字。私塾的老师，为小亚蒙（méng）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，出生年月日里，惟独缺金少土，以名补命，锦垣两个字的偏旁都有了 he 缺少的“成分”。

课堂上，先生的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”一类的死板文章，对于年近垂髫的锦垣而言，没有任何的吸引，先生的摇头晃脑和念念有词，不过是记忆的游戏，他天真的小脑袋里，装的还是画，是那个栩栩如生的世界、那个色彩鲜明的世界。

常常地，在上课时，小锦垣在底下偷偷地画画……

赵少昂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在他还是幼童的时候，已经显露出他的艺术天分，旧时的私塾，读书写字是最主要的内容，而写字，就是写毛笔字，那时的私塾不像今天的学校，有正规的课本和练习册，写字的最初，就是严格地从执笔描红开始。

上课了，祠堂里恢复了安静，孩子们一个个趴在桌子上开始了描红。张先生已经预先用竹纸或者是坑土纸，用朱砂开水，写出一张张字帖，然后交给学生去描红。

描红的内容，一般是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，“上大人、孔乙己、化三千、七十士……”小家伙们一边在认真地描红，一边轻声嘟囔着描的字，赵锦垣正襟危坐，手执毛笔，按照老师的要求，一笔下



去，纸上就是铁钩银划，决不涂改。

忽然，安静的教室内“咚”的一声，孩子们和张先生惊愕地回过头去，却看见赵锦垣跌坐在地上，长凳横卧一边，小伙伴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张先生关切地走过来，看见小锦垣的额头上隆起了大包，就问他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边上的同学抢着回答：“先生，这个傻仔看自己写的字，越看越得意，结果把凳子打翻了，打在自己的额头上。”

先生也忍不住微笑了，他关切地扶起锦垣，摆好他坐翻的条凳，让他坐好，把口水搽在小锦垣红肿的额头上，轻轻地摩擦，帮他散去淤血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锦垣，你写字就写字，怎么会动来动去的？”

赵锦垣回答：“先生，我看到自己写的化字，好像一只老鼠，越看越像，忘形之下，将凳坐翻了。”

原来，小锦垣描红描到“化三千”时，撇、竖、撇这几划都没有问题，竖弯钩时，笔势连贯，颇有笔走龙蛇的气势，他心中一激动，提钩的时候，运笔过大，钩差不多与撇连在了一起。

书法与绘画是不同的两种艺术，在成年艺术家的脑海中，这两者会有交流沟通的地方，不过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，书法与绘画的形象通感，却是一件需要天赋才可以发生的事情。赵锦垣的目光停留在了他写的化字上，在他的思想中，这个化字，灵动而有生命起来，变成了一只机灵的小老鼠。

“不过，好像还缺点什么？”赵锦垣自言自语着，拿起毛笔，在化字上填上了一笔长长的老鼠尾巴，“嗯，这样就更像了。”他得意起来，把描红的纸放在台上欣赏，然后竖起来，靠在书本上，往后退着去欣赏，仿佛他离得越远，这只老鼠就越有可能跳下来，如同神笔马良笔下的骏马。

就这样，在小锦垣艺术思维的畅想中，他把现实世界里的危险忘在了脑后，就在他的想象思骛八方、驰骋纵横的时候，他的屁股也到了长凳的边缘，重心一偏移，长凳一个鲤鱼打挺，垂直翻起，



重重地打在了赵锦垣的额头上。

张先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之后，心想：“这个孩子如此痴迷于字画，将来必然在艺术上有所造诣。”他喝止了祠堂里哄笑的余波，对同学们讲：不要取笑锦垣，他虽然是跌了一跤，被凳子打了一下，但是，他写字是认真地去写的，一笔就是一笔，从来不去改动，这说明他的笔底好。

同学们停止了笑闹，课堂又恢复了平静，老师的鼓励却深深地打动了小锦垣的心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，直到晚年，赵少昂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的鼓励和他跌跤课堂的往事，这种鼓励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，是多么大的信心和安慰啊。

虽然不是学校，不过，祠堂的森严依然挡不住童年伙伴之间的童趣，小少昂在这个私塾里，有着天真和快乐的时光。小伙伴中有陈佐明和陈炽明兄弟，儿时的友谊是最牢固的，到了70年后，赵少昂依然带着自己的女儿去青松观找他童年的朋友陈炽明，这时，陈、赵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，他们在炽明负责的青松观里吃斋菜，一边回忆当年西关祠堂里的孩童记忆……

三年私塾以后，由于家境的贫寒，赵锦恒只好辍学，到他姐夫何星樵开的绸缎行里做事。

1915年，白鹅潭畔的沙面，面对清澈的珠江，杨柳依依、榕树茂密，依然是一个风景秀美、宁静舒适的所在。革命的风暴与租界内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小锦恒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干着一份姐夫给他的优差。

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，又叫“洋行”或“洋货行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清政府下旨，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，史称“一口通商”，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，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。

据清宫档案记载，1754年，洋船到港27艘，税银仅52万两。1790年，洋船增至83艘，税银达到110万两。到鸦片战争前，洋船

多达年 200 艘，税银突破 180 万两。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“天子南库”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里曾经写道：“洋船争出是官商……银钱堆满十三行。”1850 年，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；1875 年仍列第七。

到了近代，国势渐衰，十三行商馆也历经沧桑。1842 年，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其中“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”的规定，取消了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。广州人有句话，说是“火烧旺地”。道光年间，1840 年 9 月 18 日，太平门外火光冲天，焚烧 15000 余户，洋行 11 家，毁掉白银 4000 多万两。大火 7 天不灭，洋银熔入水沟，长至一公里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，牢不可破。昔日繁华景象，火后残垣断壁，满目疮痍。此后，广州十三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、香港取代。

十三行的兴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。广州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千年来市舶昌盛，中外商贾趋之若鹜。在中国近代史上“开二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 18、19 世纪，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商贸传统，一度成为唯一官设海外贸易“特区”，独享外贸垄断特权。尽管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束缚，但在客观上它却孕育了一个被誉为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的中西贸易交流中心。到了赵少昂为姐夫打工的民国初年，十三行已经败落。

十三行的凋敝，却没有使海外丝绸的生意完全瘫痪，何星樵的店铺就在沙面，依然是经营生丝生意，生意倒也还是兴旺。

这一天，和往常一样，赵锦垣一早来到了店里。跟掌柜和店面的几个伙计打过招呼，赵锦垣径直来到后面的库房，他的任务就是负责记账，他的职务是第三管仓。绸缎行的繁忙时间开始了，早餐过后，随着日上三竿，客人渐渐多起来了，来提货的和送货来的，集中在上午的时间内，赵锦垣忙着把入库和出库的货物登记入册，熟悉的客商都知道何老板的舅仔是个善于画画的小天才，有时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随便地撩他一两句关于画画的话题。



午后，店里的喧嚣，随着客人的散去，也安静平复下来，这是绸缎庄最闲适的时刻，店员们在前边的柜台，聊天解闷，而赵锦垣，往往这时，起身走向大新路。

从沙面走到大新路，不过 20 来分钟的光景，沿着今天的人民南路向北，走不多远，往右一拐，就是工艺品一条街——大新路。没有老师系统的传授绘画的技巧，赵锦垣就是通过看然后自己领悟，在艺术的道路上开始了起步。

大新路上，有很多的画像店，镜画、碳画、画像、工艺玻璃画，什么都有、样样俱全。

大新路的街头，一个少年的身影，大家已经非常熟悉，在广州炎热的午后，他站在那里，凝神专注着绘画人的一举一动，尤其是那些画水彩的，小锦垣特别耐心地观察，对于水彩的技法，赵少昂日后回忆道：那个时候，完全是无师自通，在 16 岁之前，我的水彩画已经画得不错，并没有人教我，我就是自己去看、去领悟。

对于绘画的一切，小锦垣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，平时闲暇的时候，如果不去大新路，他就留在行口（仓库）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对于花鸟翎毛的热爱，使他对于国画的精髓，已经有了最初的体会。

幸福在小锦垣的童年并没有停留多久，如果命运需要给大师以考验的话，对于赵锦垣而言，这个磨难，也许来得太早了一点。

1913 年，对于赵家而言，是痛苦的一年，小锦垣的哥哥，也就是赵克端的亲生大儿子——赵叔桑因病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哥哥赵叔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赵家的屋内，突然少了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声和嬉闹声，这个十多岁少年的离世，对于赵克端来说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疼爱孩子的父亲赵克端，常常以泪洗面，白天，他仿佛能看见那个他熟悉的身影，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奔走，父亲呼唤着孩子的名字，不过，再也没有人回答他了。

晚上，他夜不能寐，思念像一把钢刀，在切割着他的神经，丧

子之痛让赵克端彻底地垮掉了。父亲因为思念，也病倒在床上，正值壮年的父亲，没有多少时间留在人世承受这样的痛苦，在同一年，也离开了人间。

对于痛苦，死去是一种解脱，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，死，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解脱。但是，却把痛苦加倍地留给了自己的亲人，把思念一针针缝进了日子里。

1913年，对于小锦垣和他的母亲以及兄弟姐妹而言，可以说是巨痛之年。锦垣在成年以后，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尊敬，从来就是摆在人生的第一要义，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从悲痛中坚强地站了起来，承担起三个子女的抚养重任。
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。

在民国初年，一个旧中国的家庭妇女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。赵克端去世以后，母亲没有什么可以糊口的手段，只好帮别人家做佣工，洗洗补补、辛辛苦苦，每月的收入却只有4元钱，相当于小锦垣一年的学费多一元。家庭的困顿，一下子把小锦垣打到了生活的底层，在那个过去充满欢笑的小楼里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笑声了。

生活的压力，让锦垣从小懂得了人生的艰辛。赵少昂对于母亲的爱，是和岁月的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是在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母子之情。

在赵少昂16岁的时候，家里还没有用上电灯，靠的是油灯照明，每当晚上，赵少昂需要画大画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擎起油灯，为赵少昂照亮，这盏灯的光，永远投射在了他的心中，在几十年之后，他依然深情地回忆起这一幕。



赵少昂母亲像



在艰辛中长大的锦垣，转眼就是一个少年了，家境的困顿，逼使他不得不很早自立。

赵少昂少年的经历，与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以及当时所有传统的中国画家一样，都是经历了两个阶段：年幼就读私塾，接受学徒式的画学启蒙教育，这种画学启蒙的完成是在传统的私塾。

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也是在年仅五岁的时候，高剑父便就读于广州的私塾，这种数百年来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学模式，为少年高氏打下了文字基础。第二个阶段是年幼谋生自学绘画。在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高剑父12岁的时候，他投身于在黄埔行医的族叔门下当学徒，其叔长于画竹，高剑父在看管药店的空闲时间，就用来学习画艺，这样的学徒式一边谋生一边学画的经历，高剑父总共是二年。赵少昂在姐夫的丝绸店里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与高剑父一样，完全是兴趣和爱好的驱使。

一个人一生之中，如果关键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的帮助，是很难成就一番事业的。赵少昂的少年，是和他的姐夫何星樵分不开的。

母亲陈钻好嫁来赵家的时候，是带着一个“随嫁妹”一起来到赵家的，这个“随嫁妹”就是赵丽华，可以想象，母亲的娘家，还是家境比较殷实的。“随嫁妹”在过去的风俗里，就是有点丫鬟的味道，不过，善良的母亲没有把“随嫁妹”当成丫鬟，而是收为自己的养女，这个养女，就是赵家的大女儿。

赵丽华嫁给何星樵为妾，但是也很早就去世了。何星樵是南海西樵人，西樵，自古就是纺织之乡，生丝和布匹的贸易非常发达。何星樵便是一个经营生丝与茶叶的店老板。在他的西樵家乡，置有大量的房产和田地，因此，何星樵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。

赵克端，也在何星樵的茶叶店里当过掌柜，何星樵是一个善良的并且有文化品位的商人，在少昂少年时期，何星樵是他的主要的交谈对象。